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資料

《江姐》專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江姐》专集

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一九七九年四月

前　　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二十所高等院校协作编写的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杨沫、杨朔、玛拉沁夫、何为、周立波、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上海的

《早晨》、《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研究专集。

(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 (1) 作家传略
- (2) 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 (3) 评介文章选辑
- (4) 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激！

(六)本专集由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廖慧予同志编选。

(七)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 一、《江姐》编剧阎肃同志简介 (1)
- 二、阎肃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歌剧团谈《江姐》的创作
 - (一) 编剧阎肃同志谈《江姐》的创作 (3)
 - (二) 关怀暖如春 教诲永不忘 (7)
 - (三) 喜报红梅今又开 (10)
——写在歌剧《江姐》演出之前
 - (四) 红梅又开了 (18)
——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对歌剧《江姐》的关怀
- 三、《江姐》评介文章选辑
 - 内部资料：
 - (一) 毛主席对歌剧《江姐》的指示 (21)
 - (二)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歌剧《江姐》的指示 (23)
 - (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全军
第四届文艺会演大会对空军代表队
歌剧《江姐》的评论意见 (24)
 - (四) 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专门作者的评论意见 (26)
 - 报刊文章：
 - (一) 把革命英雄形象搬上新歌剧的舞台 (28)
——看空政文工团演出歌剧《江姐》
 - (二) 歌剧《江姐》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 (35)
 - (三) 歌剧《江姐》提供宝贵创作经验 (38)
 - (四) 歌剧《江姐》的形象性和文学性 (45)
 - (五) 谈歌剧《江姐》的唱词 (57)
 - (六) 英雄的赞歌 光辉的形象 (63)
——看空政文工团歌舞剧一团演出的《江姐》

(七)有关歌剧《江姐》音乐的评论	(70)
(八)红日高照 红岩花开	(74)
——解放军空军文工团演出歌剧《江姐》故事梗概	
(九)悲壮的颂歌	(78)
——歌剧《江姐》先睹记	
(十)英雄的颂歌 光辉的形象	(82)
——赞歌剧《江姐》	
(十一)喜看歌剧《江姐》	(85)
(十二)民族风格的奇葩	(92)
(十三)江竹筠(江姐)的生前事迹	(94)
(十四)满 江 红	(96)
——和胡希明先生“为歌剧‘江姐’喝采”	
(十五)《江姐》的新风格	(98)
(十六)歌剧《江姐》的思想意义与艺术特色	(100)
(十七)诗六首(看《江姐》等)	(104)
(十八)一片丹心赞红梅	(105)
——记空政歌舞剧一团歌剧《江姐》的千锤百炼	
(十九)一片丹心向阳开	(114)
——歌剧《江姐》观后	
(二十)被“四人帮”扼杀的歌剧《江姐》重新上演	(118)
(二十一)歌剧电影化 电影歌剧化	(120)
——导演彩色歌剧艺术片《江姐》的一点体会	
[附] 江青企图扼杀歌剧《江姐》的言行	(125)
四、其 他	
(一)作曲羊鸣、姜春阳谈歌剧《江姐》音乐的创作	(127)
(二)导演黄寿康同志谈歌剧《江姐》	(134)
五、目录索引	(138)

一、《江姐》编剧阎肃同志简介

阎肃 原名阎志扬，1930年生于河北保定，职员家庭，抗战初，随父母逃难到武汉，停学一年余，辗转到重庆，生活贫苦，母亲给教会学校——慈母山培德修院做洗衣工，他后来就在这修院读完小学、初中。1945年进南开中学，1948年考入重庆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

阎肃同志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民主学生运动，四川解放的第二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又酷爱文艺，在学校，一直是文艺方面的活跃分子。1950年，参加了西南团工委领导的西南青年艺术工作队(于53年改称西南青年文工团)。1953年到西南军区，参加中国共产党。1955年大军区撤销，西南军区文工团划归空军，改称空政文工团。阎肃在空政文工团中担任合唱队四声部部长，业务秘书，业余搞些创作。活报剧《破除迷信》，收入1958年全国跃进独幕剧选。也创作过一些歌曲，其中《我爱祖国的蓝天》、《下四川》、《家乡的龙门阵摆不完》都受到群众的欢迎。歌舞《友谊之歌》歌颂了中朝人民的深厚友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得创作奖。

1958年空政建立歌剧团，阎肃同志正式调到创作组。60年写了独幕歌剧《刘四姐》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写了歌剧《江姐》，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但这一优秀歌剧竟被“四人帮”禁锢了十余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阎肃同志被调到京剧团搞创作。“四人

帮”粉碎后，他与吕瑞明合作创作了京剧《红灯照》，英明领袖华主席及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四位副主席都亲自观看了这个戏。随后，由他执笔写了《红灯照》创作体会，刊登在《人民戏剧》1977年第11期上。

在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迅速落实，歌剧《江姐》经过修改于1977年5月23日重新上演了，1978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

为了迎接建国三十年国庆，阎肃同志已写好一出以华侨为主要对象，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大型歌剧《忆娘》的稿本，正进一步修改中。

江苏师院中文系整理

二、阎肃暨中国解放军空政歌剧团谈《江姐》的创作

（一）编剧阎肃同志谈《江姐》的创作

我考虑创作歌剧《江姐》是在1962年。

当时长篇小说《红岩》，在广大读者中很受欢迎，自己读了，也特别感动。因为抗战期间，我曾在四川生活了好几年，对那里的风俗、习惯，山山水水都比较熟悉，又亲身感受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罪恶统治的斗争。尤其是重庆解放后，我亲眼看到过渣滓洞烈士的遗体，在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阅读《红岩》时就深感歌颂先烈、使人们更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这是很有政治意义的主题。

长篇小说体裁是有它的长处的，但看一遍需要花不少时间，同时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看的，作为一个歌剧创作人员，从本职的体会出发，就想若能利用起戏剧的形式，就可以用两、三个小时使观众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受到艺术的感染，但又觉得全部改编嫌不精炼，根据歌剧长于抒情的特点，决定节选江姐可歌可泣的一生作为创作的主体，深刻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1963年到东北探亲时，我动笔写《江姐》初稿了。在写初稿过程中，四川重庆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的眼前，除了小说创作的形象以外，象蒋对章那样的地主，象杨二嫂赖以养家那样的么店子，以及华蓥山一带的山歌都萦回

在我脑际，渣滓洞中的惨状更激动着我的感情，于是一口气，花了十五天，就完成了《江姐》的初稿。

但必须强调《江姐》之能在艺术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效果，是与党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且不说我在部队中生活三十年，组织上经常的政治教育，就以创作业务说，不少领导同志都亲自为《江姐》提供宝贵的意见，在唱词方面如：《绣红旗》中原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总参谋长看了初演，就提出：怎么会不知？是深知的。可以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他看了复演后，又提出《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中的“谁不盼神洲辉映新日月，谁不爱中华锦绣好河山”两句不够好，事实上确实有人不盼，有人不爱，要改。先改为“久久爱”、“深深盼”。一唱，听起来好象是“舅舅”爱，“婶婶”盼，易引起误会，才又改成现在的“久盼望……”“深热爱……”。

空军党委对《江姐》的关怀更直接，鉴于《卡门》、《马赛曲》等歌剧都有主题歌，给人印象很深，提出《江姐》也应有一个主题歌，贯穿全剧，深化主题，加强效果。经过反复琢磨，于是产生了《红梅赞》的主题歌；王静敏政委在文字润饰上也提过很精辟的意见，如《革命到底志如钢》中的伴唱原是“天昏昏哪，野茫茫，高山古城也悲伤”。王政委提议将“也”改为“暗”，成为“高山古城暗悲伤”；《五洲人民齐欢笑》中，有“别把这战斗的年月全忘掉”的唱词，也是经他将“全”字改成“轻”字，成为“别把这战斗的年月轻忘掉”。仅仅一字之差，情味就大不相同，表现力要强得多了。

对江姐挫败甫志高的无耻劝降一节，一定要对叛徒哲学批驳得有力，对其丑恶灵魂揭露得彻底，空军领导反复地加以强调，也才促使自己细心修改。

《江姐》的创作，又始终依靠集体的力量，在艺术实践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经过数十次的修改。其中规模较大的修改有四次。

排练初期，第四场原是两场戏。为了使江姐有作为，在小说的基础上加了江姐领导劫军火的情节，是第四场；接着又写了一场戏：敌人警察局，交代幕后的事，是反面的戏，近于闹剧。后与导演研究，两场决定合而为一，地点统一在么店子，江姐在这儿布置并指挥劫军火，而沈养斋因军火被劫赶来现场也是合理的，这样就比较精炼了。

一九六四年，在毛主席看过《江姐》后，歌剧团到南京演出，又有一次明显的改动，即第五场在江姐将被捕的当口，去而复返的，原是华为，因为他年青，缺乏斗争经验，又与江姐亲如姐弟。那时叛徒甫志高已闯进“联络站”采用了三人重唱表现各自的心理活动与精神面貌，但从声乐的角度考虑，江姐是女高音，甫志高与华为都是男高音，不够理想，于是华为改成兰洪顺，兰是男中音，这样，三人重唱就和谐动听了，而兰洪顺本来性格就比较急躁，在紫竹林等江姐，不见江姐到，再赶回联络站也是合情合理的。

在《江姐》演出过程中，我们听到了关于“软绵绵”“小资产”味道的意见，细心地考虑，对某些台词，作了修改。如第二场哭人头一节，注意超脱出夫妻之情的小天地，突出了江姐与彭松涛的阶级情谊；第三场江姐上了华蓥山，双枪老太婆与江姐互相关怀、慰藉，老太婆原有一句词“我与你发不同青恨同深”，这一句陈毅同志、贺龙同志都觉得满好，但由于林彪与叶群批《关汉卿》，其中《蝶双飞》一段有“我与你发不同青心同热”的句式，《江姐》就不能保存类似的句式了。于是改成“我和你同将此身献革命，生离死别共经受”。——味

道不那么浓了，这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分不开的。

《江姐》第四次大改，是被“四人帮”打入冷宫之后，因为歌剧团内一位年青的女同志曾传达她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歌剧《江姐》表示肯定并建议最后把江姐救出来吧，说沈养斋不是让我们抓住了吗？当时团里就曾想改，又觉得比较困难，因为整个戏是按悲壮剧写的。后来到四川演出时，有的老乡看完《江姐》哭着说把她救活吧！反映了群众的愿望。有位领导同志也说在当时的形势下，里应外合是真实的，不是虚构。这样，我们终于动手将《江姐》的结尾改了，改为江姐得救了。

这次修改反响比较强烈。演出后，不少老同志说救活了好，这是我们的夙愿。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江姐被救的处理不真实，减弱了剧作的感染力，显得是人为的安排。有的同志甚至说：过去，看完《江姐》缅怀先烈，有力量，现在看了，江姐活了，只要哈哈大笑就行了。结尾改好，还是不改好，应用“实践”去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年春，《江姐》要上银幕了，在写分镜头剧本时，这结尾的问题也费了一番斟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决定仍用剧本原来的，即江姐壮烈牺牲的结尾，采取了虚写的手法。从气氛上烘托她是永生的，永远受到人民歌颂的。上海市委领导彭冲同志看了，点了头。文化部电影局负责同志张骏祥也批准了。这一结尾才作了最后的肯定。不少群众反映说：江竹筠烈士是牺牲了，小说《红岩》中的江雪琴也是牺牲了，这样写歌剧才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才是真“高举”。

《江姐》的历次修改说明，剧本之不断提高是与很多同志的发挥智慧、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整理

(二) 关怀暖如春 教诲永不忘

空军政治部歌剧团

每当我们回忆起毛主席观看歌剧《江姐》的情景，回顾毛主席对《江姐》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就感到热血沸腾，无限幸福和温暖。毛主席对部队文艺工作的亲切关怀，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一九六四年，正当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蓬勃开展，全军上下大抓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时候，我团创作人员在长篇小说《红岩》的基础上，改编、创作了歌剧《江姐》。歌剧演出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工农兵观众称赞它是一部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戏。

最使我们难忘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亲临剧场，观看了我们的演出。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董老及其他中央首长，也同时观看了演出。毛主席在看戏时十分高兴，仔细倾听着每一句台词，当台上演到，愚蠢透顶的伪警察局长把大烟鬼蒋对章误作江姐——江队长抓来审问，蒋对章说他参加的什么党“我也搞不清楚”时，毛主席放下手中的茶杯，发出了爽朗的大笑。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十分高兴地健步登上舞台，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这是给我们全团同志的最高荣誉。

毛主席在观看演出时和结束后，作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称赞说，剧本改写得不错嘛。同时又指示说，当时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已经入川，是否可以不让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并具体帮助我们设计了让双枪老太婆带兵把沈养斋包

围的情节。毛主席对《江姐》的亲切关怀，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极深的教育。回想我们给贫下中农演出时，贫下中农也希望让江姐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最了解人民的意愿，他总是和人民想在一起，说出群众心里想说的话。他的指示表明，他最重视人民的力量，重视经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同志们听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当场就立下了誓言，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把《江姐》改好演好。

可是，正当我们以毛主席对《江姐》的亲切关怀为动力，积极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修改《江姐》的时候，叛徒江青却向《江姐》伸出了黑手。一九六五年春节前后，我们正在广州市深圳演出，江青听说后，立即把我团有关人员找去，恶狠狠地说：“你们的《江姐》音乐是失败的，当然，剧本的问题也很大，这个戏别再演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又信口雌黄地诬蔑说，《红岩》这部小说的“背景有问题”，“川东地下党都是叛徒”，“华蓥山游击队没有一个好的”。从此，歌剧《江姐》被禁锢起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关怀着《江姐》，就在江青阻挠《江姐》去广州、深圳演出时，毛主席与我团有关人员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了，到处演出嘛！一九六五年春节期间，江青胡说《江姐》在深圳演出是“和《红灯记》唱对台戏”，“再不要演出了”。我们没理她。而是遵照主席指示，胜利完成了在广州深圳演出《江姐》的任务。不久，又到武汉演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报上看到剧照后，立即召见有关人员。当他老人家听说《江姐》在广州、深圳演出时受到观众欢迎时，高兴地笑了，并又一次听了剧中《红梅赞》、《绣红旗》两支歌。后来，毛主席还问：《红梅赞》你们为什么不唱了？当我国有关人员向毛主席汇报了有人说《江姐》历史背景有问题时，

毛主席说，我看问题不大嘛！毛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江青扼杀《江姐》的直接揭露和批判。有毛主席的支持，我们坚信《江姐》总有一天会重新出现在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

江青之所以对《江姐》恨之入骨，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是出于她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她诬蔑《江姐》的背景有问题，是借此诬蔑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曾经领导过的南方局；她诬蔑华蓥山游击队没有一个好人，是妄图抹煞无数为中国革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历史功绩。在“四人帮”的淫威下，重庆的渣滓洞、中美合作所阶级教育展览馆长期被停展，许多革命烈士的事迹不能宣传，烈士们的一些战友受到迫害。当年，沈养斋、甫志高等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四人帮”却干出来了！叛徒江青扼杀《江姐》，还出于她妄图欺世盗名，制造歌剧阵地的“空白”，捞取“文艺革命旗手”桂冠的可耻目的。她一方面叫嚷“京剧就是新歌剧”，取消歌剧艺术，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说，要帮助作者“重新写一个”，要采用京剧的曲牌，名字改为《红岩》。这种摘桃子的伎俩，真是卑劣至极！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江姐》获得了新生，社会主义新歌剧也获得了新生。从《白毛女》、《刘胡兰》到《洪湖赤卫队》、《江姐》，毛主席生前一直十分关怀社会主义新歌剧的发展。由于毛主席的关怀和爱护，社会主义新歌剧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为广大工农兵喜闻乐见。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关怀与期望，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的十一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永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努力为工农兵编演更多更好的革命歌剧，迎接无产阶级文艺的更加光辉灿烂的春天！

（《解放军文艺》1977年9月）

(三) 喜报红梅今又开

——写在歌剧《江姐》演出之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歌舞团创作组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歌剧“江姐”的创作和演出，距今已经十几年了。这部歌剧，正象这首歌表达的那样，曾经盛开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灿烂阳光下，也曾经遭受到江青一伙的肆意践踏和迫害。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艺大解放，歌剧《江姐》也获得了新生，现在又和广大观众见面上了。

(一)

一九六二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历来教导，对音乐也作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指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这些指示，极大地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热情，许多作者决心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反映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歌剧《江姐》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我团创作人员深入生活、搜集民间音乐过程中改编创作的。

《江姐》一出现，立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鼓励。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总理，以及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中央首长，亲临剧场观看了歌剧《江姐》的演出。演出中，毛主席高兴地鼓了掌。演出结束时，他老人家同其他中央首长走上舞台，亲切接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同志，并一起照了相。此后，毛主席对剧本的修改和演出，又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十分喜爱歌剧《江姐》，他曾多次在群众场合带头和指挥大家唱《红梅赞》；敬爱的叶副主席也曾数次观看《江姐》的演出，给了许多重要指示。毛主席、周总理和许多中央首长对歌剧《江姐》的关心和爱护，反映了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文艺特别是新歌剧这一文艺形式的支持和重视，永远鼓舞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永远鼓舞我们在党的关怀下，创造出更多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来。

(二)

歌剧《江姐》的音乐创作，是根据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和周总理“三化”指示进行的。当时，我们学习了川剧、婺剧、越剧、杭剧、沪剧、四川扬琴、清音、杭州滩簧、金华滩簧等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怎样把其中的有用成份统一到一部反映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新歌剧中去，用以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遵照毛主席关于对文学遗产“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批判地继承”、“推陈出新”的一贯教导，我们从下述几个方面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